



吴江村 前尘往事不可追

老底子奉化人，把吴江村唤作吴江泾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吴江分流出的一条小河。

你无法想象，吴江村这个弹丸之地，曾经走出过大司寇、尚书、都统制，也出过举人、秀才。在这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落里，还出过100多位校长。足见此地学风浓郁，文脉渊远。

车子经过裘村时，尘土飞扬，烈日下炙烤的柏油路像是冒着白烟。从街巷一侧穿堂而过，斜坡自北向南缓缓升起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吴江村了。

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小村落里，我们只能从残存的石墙，斑驳的老宅子，泛黄薄脆的捷报中，依稀辨认出昔日的人文气息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杨古城/文
记 者 王 鹏/摄

1.漂流而来曲声长

“胜地环村十里奇，卜居林麓正相宜，陶潜碧柳培春色，谢眺青山汀旧知。”

这是清代吴江泾文士、《忠义乡志》编撰者吴文江所描绘的故乡美景。

村中小径蜿蜒曲折，行在其间，犹如身在迷宫中，狭窄逼仄的小路，一个弯连着一个弯。

老宅院里的石雕，鲜有福禄寿仙、梅兰竹菊等传统喜庆图案，取而代之的是书卷棋画，笔墨纸砚。

一阵阵书香气息，穿过岁月的断层，扑面而来。

可以说，吴江村与相邻的曹村，都是从海上漂流而来。

据《吴氏家谱》、《忠义乡志》等记载，吴氏先祖本是泛舟太湖，以渔猎为生，古称吴地，旧都梅里，即如今的苏州吴江区。

唐广明元年（880年），吴江泾的乡贡进士吴思与弟弟吴泰一族，偕邻村曹浦庄氏一家，为避黄巢战乱，两个家族携家眷，乘大舶出运河，避难海上。后漂流至象山港北岸松岙，之后又到依山傍水的地方，建起了南北二村。溪北庄氏，仍以姑苏旧地曹浦而名，村名为曹村。

溪南吴氏，为使子孙不忘故里——吴江泾，将此地仍取旧名，意为吴江流出的“一派”。千百年来，村庄始终保持坐南朝北的建制，隐含着对故乡深情的凝望。

经村民指点，我们找到吴氏宗祠，又称永思堂、下祠堂。这座祠堂的格局很工整，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式。四面围墙，巷弄与民宅隔开。

午后的祠堂，门庭紧锁，一位热情的村民为我们打开大门。祠堂柱子上贴着撕了一半的红对联“成伉俪天长地久”。还有一副完整的，“明珠碧玉结良缘，金龙彩凤配佳偶。”

想来这个地方，早已成为村里红白喜事的场所。

祠堂里有个古戏台，空旷寂寥，只有几个零散的小板凳，默默地诉说着昔日的锣鼓喧嚣。

吴江村做的戏文是远近出了名的。附近的村庄的老百姓一听说这里有好戏开场，便口耳相传，纷纷自带板凳聚拢过来。最热闹的时候，戏台下围坐着上千人。而如今，戏台上的尘灰扬起，大家似乎已经将它遗忘。

戏台后楼还留有模糊的粉笔痕迹：宁海花山越剧团演出《义父救主》、《齐王求贤》。尽管这里还会偶尔上演几出戏，然而盛况已不复从前。

2.清代建筑雕作精

因为科举成名，仕宦成群，为官者大多回乡置田，因而留下来一大批寂寞深深深几许的庭院楼阁。

村里现存的老建筑，以清代建筑为主，一共30多幢，最早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。较为著名的，除了永思堂，还有绎房、观杏楼、第四份等等。

吴氏宗祠的东面，就是第四份老宅，坐南朝北。马头墙蔚然耸立，八字式大门洞开，墙基、梁枋、雀替、墀头，都是精雕细作，值得细细品味。

“第四份”这个名字，很有意思。从字面上来看，你想不出这是一个老宅的名字。

一位老太太，穿着素净的碎花背心，坐在屋檐底下，扇着蒲扇。这位老太太姓庄，已经87岁了。

我问她，为什么叫第四份？

她说，这个地方原来住着吴家四房，数十户人家，原称“四房”。用奉化话讲，就是“四份人家”。如今，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几个孤老太太守着老屋子，静静度日。

这个六合院的祖堂内，张贴着不少科举榜单。无奈岁月侵蚀，字迹斑驳，已很难辨认。

从屋弄过堂进入后院，前后四合院相连。老太太说，这里是武举人吴大定府第，如今一片荒芜，院内还留有习武的石蹬，印证着当年的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。

移步向前，与后山遥遥相望，因为山有马鞍形的双峰，后山又被称为马鞍山，寓意子孙能文能武。

与后山最为靠近的是“后棣”宅院。狭长的四合院，南北各九间两弄，东西各开一门，院内还住着4户人家。

朝北的堂前板壁上，张贴着一张“捷报”。也许是主人家悉心保护，捷报还十分清晰，上写“丁酉（1897年）吴淞中举”。

3.两支蜡烛三炷香

吴江村有一座南山，它虽不是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地方，却是一样的山峦叠嶂，悠然宏阔，与陶渊明的“南山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南山上的古银杏树，已经屹立1100多年，与古村一样年长。它见证着古村千百年来的兴衰荣辱，曾是村里的宝贝。

出生于吴江村的文史专家吴慈先生说，这株银杏树有三个枝杈，形状上像是三炷香。东西两边各种一株枫树，寓意为“两支蜡烛三炷香”，家山北望，祭天拜地，祈求国泰民安。

然而，就在去年，这个让村民引以为豪的“老前辈”，被高压电线电流不小心击中后，只剩下空洞的躯干。所幸的是，村里还有50多株几百年的老樟树，以佛手樟最为著名。

“两支蜡烛”之一的大枫树下，有五甲众太公祖坟。说起五甲众太公，至今还流传着一段有趣的故事：

清朝雍正年间，村里曾出过一位进士，公号全吉。全吉



吴氏宗祠内有个古戏台，空旷寂寥，只有几个零散的小板凳，默默地诉说着昔日的锣鼓喧嚣。



东南商報

2014年9月21日 星期日

见习编辑：陈凌子 组版：王 蓉

指路

自驾：从宁波灵桥出发，从鄞州大道经横溪镇、经金峨进入裘村镇，村在镇西2公里，总路程约39公里。

坐车：从宁波汽车东站坐中巴车，到裘村下。

公娶了个老婆，叫汪孺人，比他大6岁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姐弟恋”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们结婚二十年都没有孩子。族人在背后免不了窃窃私语，称其“全吉孤老”。

有一天，全吉的堂侄，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在村前高坡上看风景。堂侄指着眼前的田地，跟儿子们说：“这一大片土地现在是你叔公的，但今后属于你们，因为叔公没儿子。”

此话传到全吉公耳里，很不是滋味，没想到老实忠厚的堂侄竟然打起自己的主意。他随即告诉夫人，汪孺人听后也大为光火，当即拍板迎娶小妾。决定生五个儿子，为吴家传宗接代。

夏氏和周氏成了全吉公的二房姨太太。第二年，夏氏生子，是为官房，第三年，汪孺人亦生子，即为商房，夏氏又生角、徵二房，周氏生羽房。于是，吴江泾赫赫有名的官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五甲众太公应运而生。

这五位太公皆为国学生，因此在村中赫然有名。后来，他们的子孙辈皆人丁兴旺，继承儒家传统，教书育人，文脉承传。

这一切，也许都是因为当年那个似是而非的激将法。

吴江村的子民们，正如家训中所述，秀者为士，读书以振家声；朴者归农，积德而高门第，踏着蜿蜒的石板路，成为一代代志士仁人。

■专家点评

杨古城（文保专家、古村研究者）：吴江村位于奉化市裘村镇西2.5公里，为裘村镇18座行政村之一。村中共有农户400余户，近1200人，另有外来人口150人，有耕地面积886亩。古村西邻曹村、北靠奉化至松岙公路，南依马鞍山，山之南即为杨村、象山港。在公路未建通之前，村西村北与曹村仅有一条曹溪相隔。这条曹溪发脉南山，流经村东曹浦，往南汇入古鄞阳江。

我们从古村出来，心情都很沉重。曾经从老屋中孕育出大批人才的千年吴江泾，如今已一去不复返。我们既不能让老一辈在风雨飘摇、发出霉味的老房子里度过晚年，又不忍心将尚可住人的老屋拆毁、任其烂倒。特别是这座村列为市级历史文化名村之后，当地政府及房屋主人都必须面对老房子的保护、整修、利用的实际问题。

吴江泾出来的文史专家吴慈先生，曾对世代先人居住的这座不断损毁中的古村，研究、保护、呼吁了十年之久。然而，由于我国古村落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条件各不相同，不可能采用某一固定的方式。最近，宁波市已制定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”，对于吴江村的保护、整修、利用规划，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实施，也已在进行之中。



南山上的古银杏树，已经屹立1100多年，与古村一样年长。它见证着古村千百年来的兴衰荣辱，曾是村里的宝贝。